

《晚清七十年【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晚清七十年【叁】》

13位ISBN编号：9789573235132

10位ISBN编号：9573235137

出版时间：1998-6-1

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作者：唐德剛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晚清七十年【叁】》

內容概要

甲午戰爭

一場最具關鍵性的海上戰役，孤臣無力可回天，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它的勝負改寫了中國歷史。

戊戌變法

一次注定要夭折的改革運動，小皇帝不敵老太后，維新政府無疾而終，它的結果預示了大清命運。科技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雙重挫敗，第二次社會文化轉型前途漫漫。

作者簡介

唐德剛

1920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

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精彩短评

- 1、介绍史实并加以分析，挺有意思的
- 2、为丁汝昌，刘步蟾翻案翻得很精彩
- 3、江湖史学家...
- 4、遥想一百年前曾文正、张文襄、李文忠诸公皆封疆大吏，一国宰辅，尚且学富五车，是真正的大学者。而今大学，却是学者官僚化，老师带头反智，更遑论那些职业官僚，政客党棍。
- 5、读戊戌变法，康圣人一段儿，对照时贤笑死了。。。现在的变法共识也许还不如那时，所幸在认知眼界上今人似略胜昔人，但在推行落实上就不知如何了。。。
- 6、与一二相比，略絮叨。
- 7、看唐德刚引述冯自由骂康圣人好欢乐。
- 8、最近看《走向共和》，所以从3开始看，两者很多观点有吻合，再加上唐老师生动的文字，可读性很强。
- 9、唐对于甲午战争的观点是讨论了避战自保的事实。避是因为自知器不如人，非战之罪。对于戊戌变法则将变法失误归结到康有为的头上，过分教条狂妄，没有政治经验。这些观点都很有价值，自成一说。
- 10、古今中外恣意骋，嬉笑怒骂皆文章 老唐真是妙人
- 11、总体上写的很不错，但附录的《汉代的太学》与本书讨论的主题无甚关联，加在里面略显多余。
- 12、書中談「偶然」與「必然」，論太子當學蔣經國，皆妙！
- 13、颐和园与北洋水师的关系；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很重要。
- 14、李鸿章的悲剧，康有为的狂妄。十分洋化且地方派系浓重的海军。甲午海战的惨烈悲壮。中日两国在海军竞赛中表现的对比。只“四化”没“五化”，“四化”往往会失败！李鸿章周旋的无可奈何，独背黑锅。康有为的教条迂狂，拒绝了力量强大的中间派。戊戌变法的必然失败。
- 15、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 16、读出不少大历史家的悲悯情怀，不像之前几部略带说书人的油腔滑调。
- 17、对于甲午海战的描述上来看，基本是真实可信的，对于胜败的原因也说得比较清楚。对于百日维新的剖析更是比较深入，个人的修养与性情确实能够左右事情的发展方向，慎之，慎之，坚持修行。
- 18、废话太多，流于表面。该讲的没讲，尽顾着调侃天朝，无趣。
- 19、为李鸿章正名
- 20、“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 21、非常漂亮
- 22、这本看得很不舒服，特别是作者对人物的评论。比如戊戌变法一段作者口气有点一味贬低康有为却为光绪开脱，个人不喜欢这种好恶太过明显的文风，有失史家客观
- 23、甲午真是太让人心碎了（开始有一点受不了这动辄骂毛的风格了您能专心写书么）
- 24、为什么不愿意整合一下呢 真心伤不起
- 25、目前读了前三本，这本是相对最好的。虽然行文的腔调还是不大舒服。
- 26、唐先生关于尚书沿革那段似有问题，太过于口语化的表达实非我菜.....
- 27、【2014.6.17 — 2014.6.26】
- 28、同一件事同一段历史听听不同人的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作者好喜欢踩毛啊哈哈
- 29、读罢突然觉得康有为有所改观，竟觉得迂的有些可爱
- 30、以一人之力敌一国。。邓矮子老说我们不是李鸿章。。共匪除了周总管外也有人能和配和中堂比？内安暴君 外攘蛮夷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最后吐槽下这书干货实在太少。。
- 31、大清国那时候还是颇有些人才的，可惜纨绔太无知，和今上差不多
- 32、一命二运三风水百般不由人，越错越做，越做越错，造化弄人，人演造化，真正的大时代
- 33、海军闽人居多，慈禧海军经费造园导致再无新舰，而日本新购速快炮快战舰，战未开胜负已可测，方伯谦疑案在前一战以一敌三不落下风如何会临阵脱逃？李鸿章苦心经营被两面夹击独醒前行。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上。“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盖其墨守常经部谄通变之所由致也”；五知：知耻、知惧、知变、知要和知本。

- 34、关于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也许是期望太高，本想倾听唐德刚对这两个重要题目的一番高论，可惜感觉作者行文太过杂乱，该下重笔之处常常一笔带过（比如有关中日的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的作用等等都没有谈及），不似其他几部精彩。
- 35、甲午战争写得有点敷衍，戊戌变法还是写得淋漓尽致的。历史随笔，轻松阅读。
- 36、甲午海战一节，文笔雄浑。康有为真坏事，学问、气度，都不行
- 37、李鸿章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人物，将他比作周恩来，我还是觉得过誉了。
- 38、甲午战争100年时写的文章，放到今日甲午战争121年之时去看，已是天下周知的事情，无甚新意；回头再看洋洋洒洒的前三卷书，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只是太过肆意的叙述，显得文风漂浮，实无新意……
- 39、看到甲午战争不免感慨历史大潮中个人的悲情与无奈
- 40、居然对康有为的印象越来越差了……此人太狂
- 41、说了很多不偏不倚的中肯话，唐老师是个实在人。
- 42、配以茅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阅读起来更是有另一番感受~~btw，不知道为什么，自我接触历史以来，我就非常讨厌康有为…看完这本书，就更讨厌了
- 43、没什么特别新鲜的观点
- 44、这本是前三册中写得最好的一本，那一代同光名臣，北洋青年，有识之士，比今天的“领导”“砖家”“仇日愤青”们不知道强出几倍…纵再一百年，再一甲午，昏昏沉沉的中国人又岂能战胜励精图治的日本人
- 45、甲午战争部分质量之差令人震惊。欺世盗名的垃圾玩意。水平从chinatown混子直接掉到了乡级知识分子。
- 46、甲午战争还没有开始，李鸿章就已经预计到失败的命运了。当战而不战，是为误国，当不战而战，同样也是误国了。甲午战败的原因方方面面，唯一可以自豪的是那些中华男儿的血性不输日本。军舰易得，人才难求啊，可惜了刘步蟾、邓世昌这些经过极为严格训练的海军官员了。吉野号这艘日军主力战舰本来是德国人专门为李鸿章定制的，被慈禧的六十大寿修缮颐和园而动用了海军衙门的军费，一八八八年后就再也没有添置过新的战舰了，直到一八九四年的惨败。甲午败后，维新派在康有为的带领下例行变法，但康有为为人处世的能力之差，使得周边全是敌人，没有朋友，甚至连张之洞、李鸿章等变革标志性人物都被其边缘化，当你周围都是敌人和旁观者而没有支持的时候，如何能不败？光绪皇帝的悲剧性命运早早的被确定了。
- 47、也不是多好看吧，但是读起来通顺一点了，干货不多。
- 48、清廷腐败至极，军备竞赛无力，甲午战争失败是清廷真正灭亡的开始。康有为个人性格有缺陷，孤僻自傲，无法团结真正有力量的进步的实干官僚们，戊戌变法只能是个失败的尝试。李鸿章和周恩来的对比很有意思。
- 49、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言词倒是尖刻，但耍嘴皮太狠，像说书而不像严肃读物，干货太少。且明显有误，比如海军衙门的军费。考虑到时代，姑且三星罢。
- 50、虚弱的领导与偏执的幕僚怎么能领导一场改革，反误了卿卿性命，还浪费了大好良机。

《晚清七十年【叁】》

精彩书评

1、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这三件事被关在了一本书里，我觉得有作者的道理，因为这些年份的一系列事件，代表着中国近代社会正在走的改革之路的起始点、关键点，变化正在不断推进并催化着古老中国的快速进化。其中，甲午海战的战败不仅说明内部矛盾与外部冲突已经出现强烈的共振效应，单纯靠内部科技革新和人才培养已经无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帝制时代的国家机器已锈烂到不行，农业社会已经不能满足大时代条件下老百姓的普遍需求了，而当权者却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尤其令人可气，他不灭亡谁灭亡！走出帝制，促进体制改革，这当时唯一的出路。可以说，甲午年中国不缺能人，甚至于有识之士犹胜于当下，李鸿章、张之洞、康凉、孙文，都是一时之豪杰，尤其是李鸿章，无论在基辛格的笔下，还是梁启超笔下，亦或是唐德刚笔下，他都是一个民族英雄，一个政治家能够在那种条件下做成如此多的事情真的已经尽力了，要知道清王朝之前没有一个王朝能够撑过300年，即便两宋中间也是出现断裂的。李公尚能以一己之力在列强之间游走而不辱我国国格和不失民族气节，实在一代豪杰也。

章节试读

1、《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91页

无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语出英首相BENJAMIN DISRAELI。

2、《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79页

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题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颛顶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不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3、《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227页

“架空”政治的来龙去脉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

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4、《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页

开始读此书

5、《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49页

颛顼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这通调侃真是妙啊~

6、《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73页

对周恩来之评价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雄，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 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7、《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13页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

8、《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42页

大间谍赫德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颌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它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

刘少奇」，迟早是要滚蛋的。他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周恩来」。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

9、《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99页

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 诚然！人贵有自知之明。

10、《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82页

筹韩三策

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乾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颀颀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不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11、《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50页

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

12、《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41页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一槽容不了二驴 够刻薄~

13、《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80页

其实学潮哪有不对的！

14、《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83页

皇帝是坚决的主战派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15、《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44页

北洋舰队问题之二：捞钱的海军衙门

李鸿章以夷制夷，赫德以满制汉，捧出只捞钱的奕譞

为防制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的法裔洋员日意格（Prosper Giquel）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周恩来也会这套嘛）。

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商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菲特（Commodore Robert W. 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他「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和周恩来一样）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防制赫德的顾问。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譞，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一八八四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譞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颀硕的醇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

另有P47，海军款修三海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 running down 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 running down 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荃。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三十万两，「助修三海」。

16、《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32页

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

17、《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99页

中日舰队硬件比较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哩以上。吉野则二十三哩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叟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18、《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72页

甲午中的帝后党争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

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龢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龢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阔阔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19、《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10页

炮弹问题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叻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于子注：后人多以炮弹的品种（多穿甲弹而少爆炸弹）指责丁汝昌不习海战

20、《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03页

泰勒尔的记载及其漏洞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

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囑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囑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适，未能实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被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至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页五〇)

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 Rawlinson 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信而不疑。(见上引 Rawlinson 之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 ~ 1895, pp.175, 179 ~ 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 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 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著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其实此一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获原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蟾；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他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脚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之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它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業，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21、《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55页

因而有幸生為旗人，呱呱墜地時便開始領退休金、養老金，一領領了兩百多年，終於把一個勤勞尚武的邊疆少數民族，大半變成了通都大邑裡，遊手好閒、吃喝玩樂的「懶滿」。

22、《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60页

今古文之争，就是政治与学术之争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23、《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6页

只搞炮，不搞船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24、《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附錄：漢代的太學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態出現。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讖緯之說濫觴後的餘孽。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後面。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25、《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28页

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

26、《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80页

炮上晒裤子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27、《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51页

慈禧日费四万两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

或问：这个老太婆哪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九千间大宫殿再算一下。四万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八百一十斤猪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吗（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28、《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243页

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与偶然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 或 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29、《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26页

北洋舰队问题之一：购买时足够先进，但没有顾及更新。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30、《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92页

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境界

31、《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81页

“太子党”最易成“造反派”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32、《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49页

毛泽东吹牛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做皇帝也最感兴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黄色的房地产，告诉尼克松说：「我就是『他

们』（皇帝）的继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无知的毛子们吹牛呢！试问这大片房地产，有那一片黄瓦是属于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确是有荣耀、有权威。但是想亲近亲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鸡摸狗，妃嫔成群的「春宫」是享受不到了--当上万岁爷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喜爱美女，也只能偷鸡摸狗，那还是什么皇帝呢？！吹啥牛，做「他们的继承人」呢？！

33、《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56页

内务府钱从哪来？

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一六四四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

34、《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71页

康有为欲孙文拜师事。

35、《晚清七十年【叁】》的笔记-第116页

为什么马克思要搞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形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于子注：近来读《三民主义》，方知老马以斗争为纲，而老孙以民生为纲，何者偏激何者和谐，一目了然。

《晚清七十年【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